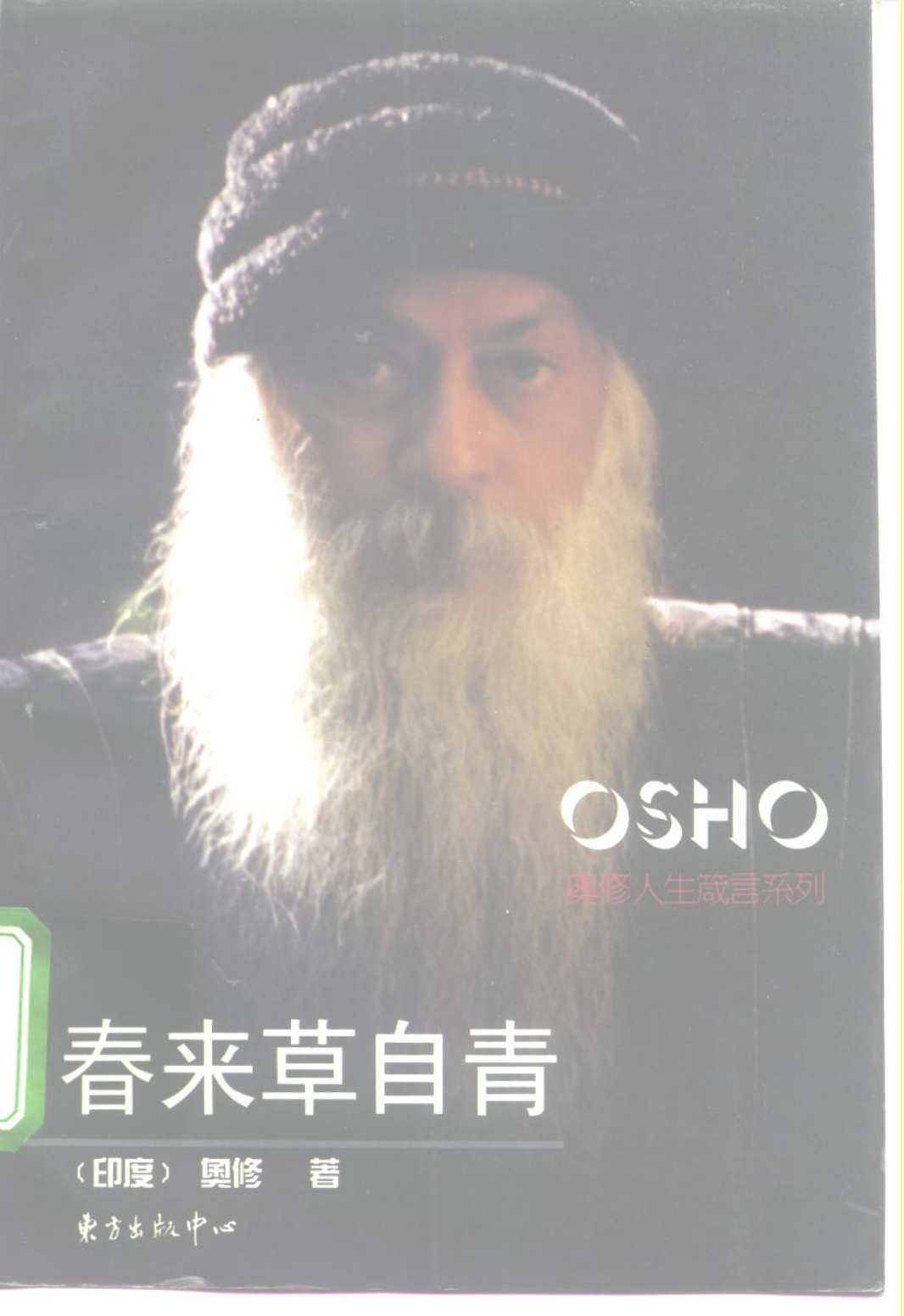


A close-up portrait of Osho, a man with a long, flowing white beard and a dark, textured turban. He i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out of focus.

OSHO

奧修人生箴言系列

春來草自青

(印度) 奧修 著

東方出版中心

94010

B351

3

青自草来春

【印度】 奥修 著

02-22/15

虞 莉 顾瑞荣 译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OSHO

The Grass Grows By Itself

Bhagwan Shree Rajneesh Talks On Zen

Rajneesh Foundation, in India

由奥修国际基金会授权出版

春来草自青

〔印度〕奥修著 虞莉 顾瑞荣译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

印张: 6.7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 150千字 插页2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 199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

印数: 1—40,000

ISBN 7-80627-094-9/B·5

定价: 13.50元

关于奥修

王国伟

几年前，朋友借我几本奥修的书，建议我抽空翻翻。我非常随意地看了，却被深深地吸引。当我与学界朋友说起奥修其人其书，几乎无人知晓。我大惑不解，这样一位智者，竟然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

以后，我认识了奥修著作版权代理者 Alok 先生。他说是许多朋友介绍，要和我合作，向大陆读者介绍奥修。我们签下了部分著作的版权转让合同。这是 1993 年的冬天。

以后，我生了一场大病。在家读奥修。

以后，我就职的上海知识出版社适逢体制变动，拖了整整一年有余，于 1995 年深秋，并入“东方出版中心”。

转眼间，两度冬去春来。不经意间，市面上多了好几本有关奥修的书。据说，书还销得不错。热心的朋友以为是我组织翻译的书已经出版了。可惜不是。我组织的 5 本书稿正在审稿和发排中。看到奥修的书昂扬市场，心里也确实痒痒的。谁不想图个经济效益什么的。可我得保证质量。好在一批译者朋友鼎力相佐，认真地译完了书稿，才有了眼前的这 5 本书。这几位译者是大陆第一批译介奥修著作的人，真是功德无量。

奥修是印度人，曾研习过哲学，当过许多年哲学教授。他生在东方的文化氛围里，又熟谙西方文化，他肉体生命极其有限，

只活了50多岁，可他的精神生命却是无限延长的。他的生命的精神形式，就是他的600多本著作。

奥修的书都是说出来的，他语调平缓，滔滔不绝，把人类漫长的历史，通过极其通俗的语言讲述出来。因此，只要是活着的人，都能听懂。尤其是他把很多深刻的道理，用通俗简单的故事加以阐述，娓娓道来，富有韵律，使听者心动。在奥修的书卷里，我感受到的是，他力主向生命本真回归。生命其实是简单的、透明的。因此，简单是真，简单是美。

我曾有过这样一个比喻，人的童年犹如纯静透明的水，一切都很自然而真实。人到中年，在社会的舞台上搏击，浊浪翻卷，这杯水无法透明，难以看清。到了老年，要么主动追求澄静，要么无奈回复透明，无论怎样，这杯生命之水，是经过岁月的沉淀之后的再一次透明。这是每一个生命的存在过程，也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从这样的生命存在出发，无论是老、庄，还是耶稣、佛陀，无论是古希腊文明，还是东方文化，一切都是生命体验的结晶。这些人类经典文化的结晶，是由无数鲜活的生命所体悟出来的。因此，奥修强调体验。正因为有体验，每个人都能发现真理，都能悟到真理。但是，真理不是固定不变的，真理是发展的，也是有生命的，切忌把真理凝固。

所以，我们读奥修，其实在读自己。我们面对奥修，实质是面对我们自身的生命。奥修不过是为我们开启一扇心灵之窗，打开一条人生的通道。路还是要自己走，生活还是要自己过，从现在开始，把握住自己的生命特性，走出自己的欢乐来。

生命在于真实，真实源于自然。让我们共勉。

1996年春于海上半步斋

原 序

无事此静坐，
春来草自青。

这是古代禅师 Zenerin 的话。当我感受到另一位禅师，我的禅师奥修的时候，这些话就变成了一首反复唱颂的歌穿透了我的生命。

对我来讲，这首反复唱颂的歌的主要意思有两层：

首先，这是奥修。没有语词能够比较贴切地描述他是怎样的。他整天坐在他的房间里，什么事也不做。这使得他的桑雅生^①们对有关“成道的考验”，制造了一系列的俏皮话：“你什么事也不干，什么地方也不去，什么人也不见。这日子一定很难过！”但是这只是一个玩笑，因为我们一直都能觉知到——尽管非常模糊——由他的宁静和无为所产生的那种最难以置信的宽广和浩瀚。

其次，一位大师的存在就是他的教导。（“教导”这一词习惯地只用于那些想变得更好的人。）我们所受的整个教育就是去做、去行动、去达成、去奋斗，就像把手指尽可能地插入蛋糕。这就是我们的灾难！而从奥修的存在中不停地流淌出的信息是：让它去！在这个美妙的、神圣的存在中，停止做、停止行动、停止达成、停止干预。因为还是这种干预造成了我们所有的痛苦。没有

① 桑雅生：精神领袖的信徒。——编注

干预,那么所有那些我们曾经努力干预的事就会发生。

在禅的故事“吕梁大瀑布”中有这样的话:

我随着漩涡进入,又随着水涡出来。

我让自己适应水流,而不是让水流适应我。

这是奥修的禅,不是传统所知道的禅。尽管佛陀、老子和伟大的日本禅师的精神都深深地透过它而生存,但这是奥修的禅。

这是禅,因为没有规则,没有仪式,没有让门徒遵循的戒律。它的本质就是无为、无我。而这是禅,因为师父帮助门徒成长的方式就是棒喝他。尽管如此,但还没有听说奥修把某个人扔出窗外,或者朝着个人的鼻子揍了一拳,他的棒喝和他为我们创造的成长环境是比较微妙的,但是它们仍然像禅一样。

这就是奥修,因为……这是最难写的。说他是“无”,或者是“开悟的”,或者是“神圣的”,都将是真实的,因为那就是他对自己的说法,但是这对我来说是不诚实的,因为我不知道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所有我能说的简直都是陈词烂调,但是就我现在所在的地方而言,它是真实的,那就是,这就是奥修,因为奥修能够完全在行地对待在理智上成熟而在灵性上还没有开化的西方人,他并不在传统的基础上对我们下功夫,而是在现在我们是誰,是什么,在那里的基础上对我们下功夫。

如果你偶然来到这里停留一段时间,你会开始注意到,在宁静的显现中,在空无的显现中,在没有行动的显现中,一个无法想象的、浩瀚无边的发生正在进行,某些东西——好多东西正在成长。

玛·普雷姆·薇娜^①

^① 玛·普雷姆·薇娜:奥修的女弟子。——编注

目 录

DF74/13

1	关于奥修
1	原序
3	第一章 禅的意义
31	第二章 师父和门徒
55	第三章 空及和尚的鼻子
83	第四章 吕梁瀑布
107	第五章 静默大师
133	第六章 觉醒
159	第七章 不是一个死的
181	第八章 一片深紫罗兰浸染的田野

有人问睦州大师：我们每天要穿衣服、吃饭——怎样才能从这一切中解脱出来？

睦州回答说：我们穿衣服、我们吃饭。

问的人说：我不明白。

睦州答道：如果你不明白，那么就穿你的衣服、吃你的饭。

第一章

禅 的 意 义

禅是什么？禅是一种非凡的成长。由于包含了很多危险，所以禅的这种可能性极少成为现实。曾经有很多次，这个可能性存在过——某种灵性事件本来应该成长成为像禅一样的东西，但是它从来没有达到过它的极致。只有一次，在人类意识的历史上出现过像禅一样的东西。禅是很罕见的。所以首先我要让你们明白禅是什么，因为除非你们懂得，否则这些禅的故事对你们不会有所帮助。你需要知道完整的背景。在那个背景中、在那个来龙去脉中，这些故事会变得明白易懂——你会突然把握它们的意思和意义，否则它们的这些意思和意义是支离破碎的。你可以欣赏它们，有时候你

可以嘲笑它们；它们富有诗意，它们本身是美丽而独特的艺术品，但是仅仅看这些故事，你将不能看透禅的意义。

所以首先试着跟着我慢慢看透禅的成长——它是如何发生的。禅在印度出生，在中国成长，而在日本开花。整个情况是罕见的。为什么它在印度出生却不能在这儿成长而不得不寻求另一片土壤？它在中国长成大树，却又不能在那儿开花，它不得不又一次寻求一种新气候，一种不同的气候——然后在日本它像一棵樱花树一样开放出成千上万的花朵。这不是巧合的，这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沉的内在的历史。我要向你们揭示它。

印度是个内向型的国家，日本是个外向型的国家，而中国正处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印度和日本是绝对的对立面。那么种子怎么会在印度出生而在日本开花呢？它们是对立的，它们没有相似的点；它们是矛盾的。还有，为什么中国正好处在中间，给它提供了土壤？

种子是内向的。试着去理解种子的现象，理解种子是什么。种子是不向外伸展的；种子其实是转向自身的。种子是内向的现象，它是内心的——它的能量是向内移动的。那就是为什么它是一颗种子，一颗包裹着的、封闭着的、完完全全脱离于外在世界的种子。事实上，种子是世界上最寂寞、最孤立的东西。它在土壤中没有根基，在天空中没有枝叶；它和大地没有联系，和天空没有联系。实际上它与四周没有关系，种子完全是一座岛屿，一座孤立而内陷的岛屿。它不与其他东西牵连。它的四周包裹着一层硬壳，它没有窗，没有门；它走不出来，也没有东西进得去。

种子对印度来说是很自然的。印度的精神能够创造出有生命力的种子，但不能够给它们提供土壤。印度是一种内向型的意识。

印度说外在世界并不存在，即便它存在，它也是由构成梦境

的相同材料作成的。印度的整个精神就是在试图发现怎样逃脱外在世界，怎样进入心灵的内在洞穴，怎样归于自己的中心，怎样才能认识到存在于外在意识的整个世界只不过是一场梦——最好的也不过是一个美梦，最差的也不过是一场恶梦；不管美梦还是恶梦，就真实而言，它是一场梦，人不应该太在乎它。人应该觉醒，并且忘掉这外在世界的整个的梦。

佛陀，摩诃毗罗^①，梯洛帕(Tilopa)，乔罗迦陀^②，迦比尔^③的整个努力，他们的这个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努力，始终就是怎样摆脱生死轮回；怎样封闭你自己，怎样完全斩断你的一切关系，怎样变得独自一人、超然于世，怎样向内走而忘掉外在。那就是禅诞生在印度的原因。

禅的意思是 dhyān。Zen 是 dhyān 的日语变音。dhyān 是印度意识的整个努力。dhyān 意味着极其孤单、极其沉浸于你自身的存在，以至于连一点简单的思想都不存在。实际上，在英语里没有直接对应的译名。contemplation 不是准确的译名。contemplation 的意思是思想、反思。甚至连 meditation 也不是准确的译名，因为 meditation(冥想)涉及到一个冥想的客体；它意味着有某些东西在那儿。你可以冥想基督，或者你可以冥想十字架。可是 dhyān 意味着极其孤单以至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冥想。没有客体，只有单纯的主体性存在——一片没有云彩的意识，一片纯净的天空。

① 摩诃毗罗(Mahavira)：即筏驮摩那，耆那教创始人，耆那教徒尊称他为大雄，大雄音译为摩诃毗罗。——编注

② 乔罗迦陀(Gorakhnāth)：印度教瑜伽师，通称穿耳瑜伽的创始人。所著《高罗刹罗咏》是穿耳瑜伽师的基本经籍。——编注

③ 迦比尔(Kabir, 1440~1518)：印度神秘主义者、诗人。是迦比尔道、锡克教以及许多教门的先驱。——编注

当 dhyān 这个字传到中国时，它变成了 ch'an（禅）。当 ch'an 到达日本时，它变成了 Zen。它们来源于同一个梵语 dhyān。

印度能够孕育出 dhyān。数千年来，整个印度意识都走在 Dhyān 的道路上——怎样去掉一切思想，怎样扎根于纯净的意识之中。伴随着佛陀，这颗种子诞生了。以前有很多次，在释迦牟尼以前，这颗种子就存在过，但是因为它不能找到合适的土壤而消失了。如果把这样的种子给予印度意识，那么它将消失，因为印度意识是越来越向内移动的，这颗种子会越变越小，越变越小，越变越小，直到有一个片刻，它变成了无形的，一种向心力使东西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原子——直到突然间它们消失了。在释迦牟尼以前，有很多次，这颗种子诞生过——释迦牟尼不是第一个静心、然后成为一个禅者(dhyānri)——一个伟大的静心者的。实际上，他是一长系列中的最后一个。他自己记得他以前有 24 个佛。另外还有 24 个耆那教^①的替沙克，他们都是静心者。他们不做别的，他们只是静心，静心，静心，直到一点，在那儿唯有他们存在，别的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种子伴随着帕拉斯那特(Parasnath)，伴随着摩诃毗罗，尼米那特(Neminath)，以及其他人生诞生过，然而它留在印度意识中，印度意识能够孕育出种子却不能成为它合适的土壤。它向同一个方向不停地运动，那么种子就会变得越来越小，像分子、原子，直到消失。那就是在《奥义书》^②那儿所发生的；那就是在

① 耆那教：在南亚次大陆产生和流传的一种宗教。“耆那”(Gina 意为胜利者)是该教传说中的创立者筏驮摩那的称号。公元前 6～前 5 世纪与佛教同时兴起，是当时反对婆罗门教的思潮之一。该教一直保存到现代。——编注

② 《奥义书》：婆罗门教的古老哲学经典之一。——编注

《吠陀经》^①那儿所发生的；那就是在摩诃毗罗以及所有其他人那儿所发生的。

在佛陀那儿，它也即将发生。菩提达摩^②救了他。如果这颗种子留在印度意识中，它也将融化。它将不会发芽，因为发芽必须要有另一种土壤——一种平衡的土壤。内向性是一种很强的不平衡，它是一个极端。

菩提达摩携带着种子逃到了中国。在意识的历史上，他做了一件最伟大的事：他为佛陀带给世界的种子找到了一片合适的土壤。

据说佛陀亲口说过：我的宗教的存在不会超过500年，然后它会消逝。他知道它总是那样发生的。印度意识会连续地挤压它，使它变成越来越小的碎片，然后有一个片刻会来临，它变得太小以至于看不见了，它完全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它消失在天空里。

菩提达摩的实验是了不起的。他看遍世界，为了找到一个这颗种子可以成长的地方而深入地观察。

中国是一个很平衡的国家，既不像印度，也不像日本。金色的中庸是那儿的道路。儒学提倡走中庸之道：既不内向，也不外向；既不对这个世界想得太多，也不对那个世界想得太多——正好维持在中间。中国没有孕育出宗教，只孕育出了道德伦理，没有宗教在那儿诞生。中国意识不能够孕育宗教。它不能够创造

① 《吠陀经》：吠陀，梵文 Veda 的音译。它是婆罗门教、印度教最古的经典。——编注

② 菩提达摩(Bodhidharma)，略称达摩。为南天竺僧人。提出“理入”和“行入”的修行方法。被称为“西天”(天竺)禅宗第二十八祖和“东土”(中国)禅宗初祖。——编注

出种子。所有存在于中国的宗教都是进口的，它们都来自于外界。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它们都来自于外界。中国是一片好土壤，但是它不能够创始任何宗教，因为要创始一个宗教，它必须移向内在世界。要孕育一个宗教，它必须像女性的身体一样，像子宫一样。

阴性意识是极其内向的。一个女人生活在她自己里面；围绕着她的是，是一个非常小的世界，尽其可能的小。那就是为什么你不可能让女人对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感兴趣。不能。你不可能和她谈论越南，她不会操这份心。越南太远了，太外面了。和她息息相关的是她的家庭，她的丈夫，孩子，狗，家具，收音机，电视机。包围着她的是一个非常小的世界，只是一个最小的世界。由于女人的周围没有很大的世界，因此男人和女人之间很难进行理智的谈话——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一个女人只有在保持沉默时才是美丽的；一旦她开始谈话，愚蠢的东西就会从她里面冒出来。她不能够理智地谈话；她能够爱，但她却不能理智地谈话。她不能够是太哲学性的。不，那不可能。这些东西太遥远了，她不会去操这个心。她生活在她自己的世界的小圈子里，她是那个中心。任何有意义的事物只有在和她有关时才有意义——否则它就是毫无意义的。她搞不懂你为什么那么关心越南。你出什么毛病了？你和那些越南人根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不管是不是在进行战争，它和你毫无关系。孩子病了，而你却在关心什么越南！她简直不能相信当她在你的身边时，而你却在读报纸。

女人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女人是向心的、内向的。所有女人都是印度人——无论她们住在哪儿，都没有关系。男人是离心的，他向外走。男人一旦能找到一个借口，他就会逃离家庭。只有在他无处可去时，他才会回家；当所有的俱乐部、旅馆都关

门了，那么，还能干什么呢？他就回家。没地方可去了，他才回家。

一个女人总是以家为中心的，以家为基地的。只有在绝对必须、万不得已时，她才出去。当它成为绝对的必需时，她才出去。要不然她就以家为根据地。

男人是流浪汉，游荡者。整个家庭生活是由女人，而不是由男人创造出来的。事实上，文明的存在是由于女人而不是由于男人。如果允许，男人会成为游荡者——没有家，没有文明。男人是向外走的，女人是向内走的；男人是外向型的，女人是内向型的。男人总是对自身以外的东西感兴趣，那就是为什么他看上去更健康一些。因为当你太关心你自己时，你会病的。男人看上去更乐呵呵。

你会常常发现女人很悲伤并且太关心自己。一点点头疼，她们就会大惊小怪，因为她们生活在里边——这个头疼就会变成一件很大的事，失去了平衡。但是一个男人会把这个头疼忘得一干二净，他有太多别的头疼的事。在他的周围，他创造了太多的头疼，所以他不可能发现自己的头疼并且把它当回事儿。它太微乎其微了，他能忘掉它。一个女人总是会提心吊胆——一会儿腿有问题，一会儿手有问题，一会儿背有问题，一会儿胃有问题，老是有问题——因为她的自我意识是向内聚焦的。男人没有女人这么疾病缠身，男人更健康，更向外，更关心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

那就是为什么，在所有宗教里，你会发现在有5个人在场的情况下，其中4个人必定是女人，剩下的1个人是男人。而且男人之所以来可能仅仅是因为某个女人的缘故——太太要去庙里，所以他只好跟着她一起去。或者，她要去听关于宗教的谈话，所以他和她一起来。在所有的教堂里，都是这个比例。所有的教堂、寺庙，无论你去哪里。甚至在佛陀那儿也是这个比例，在摩诃